

過年

過年是一峰又一峰連綿不絕的波峰，就像池塘裡的眾魚一樣喧擾，也似池上的賣場你來我往好不噪鬧，但這是每年比紅白大對抗還要經典的一樁好戲了。

陰雨綿綿的小雨幾近無聲的滴落在觀魚步道的水面上，大年初一的遊客熙來攘往的從樓梯魚貫而下，想要一睹池塘裡一尾比一尾碩大的魚蹤橫交疊、萬口齊張的磅礴爭食模樣。池上的人也絲毫不讓！坐在樓梯正對口，保證遊客往樓梯下觀不會先看到魚，會先看到魚飼料，號稱賣得便宜又大碗的鶴髮老伯；以及坐在樓梯側向面，飼料一袋袋如就地席宴一樣擺了滿地，像極武俠小說裡面丐幫人物的架勢，愁眉不展，嗚嗚不休的慄慄中年婦—阿美霞。他們一窮一富，年紀相仿，一身精力除了賣魚飼料，都拿來互罵斥責。男罵女神經病，每天碎念不休，就像從精神院跑出來的瘋子；女的則罵男心腸狹隘，故意以便宜的價格兜售魚飼料，讓她生活無以為繼。他們不鬥則已，一鬥驚人，常常問候祖宗十八代的話語都盡搬了出來，穢言汙語潑辣互鬥，在莊嚴恬靜的廟寺環境裡(觀魚步道是整個廟宇的一部份)，有些遊客聽了不止搖頭，有些聽了大以為趣，有些則置若罔聞，反應各異。

賣魚飼料的，除兩老外，還有一位年紀較輕的二十初歲少年。過年的時候少年的家人會在廟宇附近擺攤，他就被派下來販賣魚飼料，事實上，他還是最早的。後來，兩老來了，硬是分走了生意，少年的家人氣得咬牙切齒，他卻反而表現得不以為意，可能還非社會人士未感受到賺錢的不易，總之就是姜太公釣魚精神，能賣則賣，賣不出則自己找事做，看看書，望望風景，聽聽兩老的唇槍舌戰，倒也能自得其樂。

阿美霞

阿美霞的謾罵攻勢就像希臘神話裡的九頭蛇一樣，一顆頭砍掉之後，又長出兩顆頭，兩顆頭砍掉又長出雙倍的頭..砍之不完的腦袋，但你又無法在無匹的猛烈攻勢下置之不理，只能周而復始的應付不斷撲過來的，以及新長出來的腦袋。

於是屢見不鮮的，只要來到觀魚步道，往往就是一陣廝殺聲，披著戰甲、提著劍的是鶴髮老伯，咄咄進逼的惡獸是阿美霞。有時候客人跟老伯買，阿美霞不開心，就會開始不停碎碎唸，唸客人明明是戴眼鏡的讀書人，怎麼不明事理還跟這老伯買飼料聯合欺負她，或者對空談話卻故意講得很大聲，講些大家都被老伯欺騙了，一起欺負我等諸如此類的話，大部分的客人倒不以為忤，一笑置之；小部分客人可受不了，回了幾句。這時戰士可不止老伯啦，同仇敵愾倒有幾分氣候，但殊途同歸的，最後還是不敵敗倒。說實在的我們號稱文明人，一招一式環境桎梏下也不過據理罵人寥寥幾招而已，阿美霞則除了話語潑辣，必要時哭喊、叫警察、到神明前發誓等攻勢樣樣來，客人也不過來度個閒而已，又怎想瞎扯這麼多事在身上呢？一進一退間，火辣的毒牙就挨在你喉口，你也就不得不降了！

據說這九頭蛇纏功是從學校淬煉而來的。也許讓人很難想像，但是昔日的她可是當地國小附屬幼稚園的某一班老師。年資久不久沒幾個人知道，但是她倒有個學生是本地小診所的醫生。

這位醫生偶爾會帶自己的兒女來觀魚步道餵魚，阿美霞一見到他們，會顯得十分熱情殷勤的噓寒問暖，遞幾包魚飼料過去，那時老伯總會顯得不以為然，因為知道她過去的人也會猜測—那也許是對於小時候幾頓打的補償吧？

沒有人知道她是怎麼勝任幼稚園老師的，做得好的部分也不知道有沒有，或許只是沒被傳出來，但是壞的事蹟則不脛而走，像是她暗戀小學某位風流倜儻的自然老師，結果被狠狠又糗的拒絕；又在班上過度體罰、處罰小孩的傳聞更是甚囂塵上，幾位家長接連著來投訴，學校最終炒了她魷魚。

以她的個性，怎麼可能被炒就輕易善罷甘休呢？沒日沒夜的，她開始在學校又哭又鬧，又找議員，又找校長，好一陣子弄得學校雞犬不寧，儘管結果工作是沒要回來了，但一身又哭又鬧、又找人、又發誓、顛三倒四卻句句如刀的要賴功夫在此神功大成，再加上幾年在觀魚步道的磨練，因此扯上「胡鬧」兩字，真可謂無人出其右了。

但她也非盡花時間在衝突上而已，基本上她是一個「愛則加諸膝，惡則墜諸淵」的人，對老伯和一些攤販，甚至她認為所謂的「惡尼姑」、「惡和尚」，她是能吵就吵，但是對待一些願意花錢跟她買飼料的客人，她則近乎好到骨子裡去，看見是老人就主動提供自己的椅子，小孩子則時刻關注，深怕他掉進水裡。其實阿美霞也只是希望別人對她有所關心而已，她偏激剛愎的個性讓周圍的人對她退避三舍，所以當她接受到別人的善意，她甚至比菩薩都還要慈祥。

至於她為何會出現在這座廟前呢？也許是困無生計，突有其想，或者只是想做做看生意，但她百般嘗試從古董賣到簡單的健康食品、古玩等直到魚飼料，代表著與各個攤販的吵鬧變折，也刻畫出她韌而不屈的身影，某種程度上，她也扮演著這座古剎悠久歲月裡的重要角色。

扁頭仔

賣魚飼料的鶴髮老伯，因為他有著仿若被壓扁的栗子形禿頭，因此當地人都戲稱他為「扁頭仔」。

跟阿美霞不同，扁頭仔在這間廟與大多攤販或者其他朋友的關係圓融，基本上來說他的為人落落大方，待友之道也是慷慨厚道，但大家都知道他在個性上卻固執異常，一些自己有所堅持的東西，別人怎麼勸可都緩不下來。因此，阿美霞和他的衝突，才會如流水劃過平野般，漸成寬拓的河流。

說也巧合，幾年前，扁頭仔也是賣古董為主要產品。古董的生意大起大落，如果有遊客購買，幾千塊，甚至幾萬塊的利潤入袋，當天可謂滿載而歸，但是大部分的情況是乏人問津的，頂多只是幾個人圍了一圈，驚嘆幾件珍物的巧奪天工而已。不過他也不在意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三顆梅花退休的軍人，早有國家奉養往後的日子，在這兒也不過度個閒，跟這邊的攤販朋友下個棋、鬥鬥嘴而已。

阿美霞則不一樣了，除了賣出東西，她可苦無生計，毫無依靠可言，加上她不修邊幅的性格，擺攤擺成東一坨，西一塊，有的在地上草草鋪個布放幾件商品，或者喬張桌子，堆滿物品就賣。她的理想是希望遊客看到喜歡的東西自己拿，自己放錢，完全是考驗著人性是否本惡的概念，某種程度上也是分身有術。

扁頭仔和阿美霞雖然同樣賣古董，但賣得種類大抵不同，加上大家對於阿美霞的瘋瘋癲癲也習以為常，他也不願意跟她有任何的接觸。結果，星火燎原，擺攤佔位問題觸及了幾位攤販的怒火，怒火就像觸動了火藥的點燃線，燃起了更多攤販對於阿美霞的不滿，結果那一陣子搞得好不熱鬧，沸沸揚揚，每次擺攤罵聲常常此起彼落，甚至有人還揚言要痛毆阿美霞一頓，然後扒光她衣服，丟到山上餵蚊子，搞得阿美霞當時老是拿著一枝棍棒護身，警察也常常莫名其妙就被叫來。終於最後廟方不堪其擾，下了逐攤販令，動用法律的力量，明設禁止擺攤的招牌。於是就這樣好景不常，各個攤販不是挪到極後面廟方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位置，就是拍拍屁股另尋他地，選擇後者是居多的。假日熱鬧喧譁的攤販場景就這樣一去不復返，留下闐寂的寥寥幾家。

挪到後面後生意一落千丈，幾個攤販朋友也一拍而散，扁頭仔頓時火冒三丈。雖然當初攤販吵翻天的時候，他也只是跟幾個好友笑笑帶過，不以為然，但此一時，彼一時，生意好壞對他來說自然不打緊，但是擾其清幽，則絕對無法原諒，因此他起了報復之心。

這時間，經過幾番的波折，阿美霞本來是賣古董，但大起大落的生意讓她生活困苦，愁思之際，看少年在賣魚飼料，雖然一包僅僅十元，但利潤甚高，自己於是也跟著試賣，其間雖受少年的親人斥罵責備沒道義搶人生意，但少年不善言辭，個性木訥，不諳叫賣招人之道，生意一股腦兒就溜到她那兒，她如何不高興？於是最後就盡投身在賣魚飼料裡了。

所謂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」，扁頭仔既有報復之心，就絕不肯讓阿美霞好過了。因此他索性古董也不賣了，自己也準備起魚飼料，卻包得比少年和阿美霞的至少大兩倍以上的容量。理性的人，貪多自然往他那邊跑了，生意這次擱在他那兒，頓時生意慘澹的就不只少年了，阿美霞那下切的嘴臉顯得更加深邃了。戰爭於是如焉開始，一直到現在紛紛擾擾連綿不斷。

扁頭仔仗著錢財豐厚，賣魚飼料雖不怎麼賺錢，倒也不賠錢，就是看準了阿美霞無力還手，因此招招要害。其間阿美霞「吵鬧」的功夫也沒絲毫擱下，有空隙

就謾罵，扁頭仔雖然無法剋其嘴刃，但也有自己理直氣壯的理由，加上阿美霞行事微顛，客人幫也盡幫扁頭仔，因此鬥了個旗鼓相當。

當然也有人看不過去，苦口婆心的就勸他何苦這樣自找苦吃，沒罪找罪受呢？執拗的他那時總會激慨憤懣的說：「她搞得大家在這裡日子不好過，我也要讓她嘗嘗那種味道！」扁頭仔倒不是有仇必報的人，只是專注的篤信在自己的價值裡而已。

小林

少年的綽號叫小林，沒什麼特別的緣由，不過是名字最後面剛好有個「林」字，因此被如此簡稱。這種近乎簡單、直接、平凡的呼名，就如同他給人的感覺一樣。

比起兩老出自我願的來觀魚步道賣飼料，小林可以說是被半強迫的。過年的時候小林儘管也會收到紅包，但裡面的錢可是要自己賺的。所以儘管他只有在年假時過來，但當自己汗流浹背、賣力的在人群中穿梭叫賣時，他會想起已經領了滿滿壓歲錢，過著悠閒自由年假的同學們，油然而生的他會泛出鄙惡的感覺，一種對於「不勞而獲」的藐視，但對於自己的處境卻也感不到一絲一毫的驕傲，反倒是心潮偶爾會湧現無奈落寞的感覺，以及一點點對於悠閒的羨慕及嚮往。

當時光尚留在小林大學前的年假時，對他來說，是會感到一陣的焦躁愁困的，加上面對大考前的壓力，生意稍空閒時需要猛啃書本，這樣噪鬧干擾的環境，甚至會帶點著惱不快的情緒在裡頭攪混。

但是他在上大學後心境有了轉變。大學後讀書的壓力變小了，接觸的人事物也跟著開闊了，儘管也不是沒有任何的煩惱，但小林悠空閑靜的個性完全釋放了出來。他的心思變得細膩，平常溜過眼中的世界百態開始映進心頭，十幾年來茅塞的感官頓時開了起來。

因此前倨後恭的，他轉而逐漸喜歡這座廟宇的一草一木，以及人情事理。從前別人來買魚飼料時，有時會感到煩躁焦慮，因為忙著看書，抑或懶德作祟，覺得趕快賣出去就好，但是如今總享受於人與人間放鬆自然的互動，每每賣出時總是拉著客人攀談一番，或者當個導覽各處介紹，才肯罷休；平常觀魚步道的綠景浮

光掠影的飄過眼前，從來沒有仔細觀看，如今則是一瞥間，發現有幾百個精彩的瞬間，隨風款擺的矮草小花都孌然美艷；又當他此時每每想起同學自在過年假的臉龐時，雖免不了仍會微生羨慕之情，但是更多的情感是收穫更多、溢於心間的充實感。小林越來越覺得除了錢外，其實他在年假時得到的東西，是比實質上看到的，還要多出數倍的。

扁頭仔的來到則是在小林大學二年級時。當然他的出現，是對生意出現了干擾以及不好的影響，生意一落千丈不消說，還得常常聽阿美霞和扁頭仔的互責交罵，但時間一久了，小林反而把它當成「小販生活」的一部份，他雖然不太干涉兩人交戰的場合，也不偏袒哪一邊，但卻能兩邊融洽似朋友般，毫無心機的暢談。他知道也許這是他還沒有出社會的原因，不牽扯上利益，有如真心好友般，但他珍惜這樣的時光，而且比起任何人都還要珍惜。

在大學最後一年年假的最後一天時，小林對著魚引吭高歌，唱得是最深情的情歌。深情綿綿的，他把情歌裡頭的情愛之意化成對於陪伴他數十載魚群的感謝與不捨。他知道明年也許他還會回來，但是出社會後，人生歷練開始接踵而至，他不知道在這樣的洪流裡自己的心境是否會有所轉變，但他把對自己最深層的期許也融入歌中，嘹亮宛轉卻也帶點悵然。

過年

陰鬱鬱的天空冷瑟潮濕，帶著水氣的寒風仿如無形的大牙般啃蝕著皮膚，讓所有暴露在室外空氣裡的人不禁都打了個顫。

無甚變化的觀魚步道上，小林摸了摸下巴短刺剛硬的鬍渣，數年前在這裡可是光滑的，但現在就如同日漸增多的煩惱般雜亂而棘手。

大學畢業後，小林服了將近一年的兵役，接著就在繁亂的都市裡沒日沒夜的工作。他做得工作以新人來說相當不錯，但卻十分忙碌，獎金加薪水雖多，但是連年假都只能匆匆回家鄉幾天，就要再趕緊回去，根本連來觀魚步道幫忙的機會都沒有。但這一年公司因為辦公室租約到期，決定在年節附近搬遷，因此難得的小林獲得了更多的年假。

回家鄉時，家人都叫小林好好休息，但他堅決要來幫忙，不是出於習慣，也不帶任何被迫，他彷彿聽到了過去自己的感召－他想回到觀魚步道。

「小林，幾年不見了，你又回來幫忙囉！」滿手提著一袋又一袋的魚飼料，阿美霞熱情的湊了過來。

扁頭仔聽聞斜睨了一下，啐說：「人家回來幫忙就幫忙，妳不要沒事靠得這麼近，去沾霉給人家！」

阿美霞哼了一聲，立即回首劈頭一句：「你才是滿口的霉氣吧！這麼多年了，還在不斷發瘋！」

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，昔日的舊戲碼又開始搬上舞台。

這時有一個正在餵魚的當地人聽了有趣，捉狹的說：「好啦，好啦，夫妻吵架，床頭吵，床尾和，不要再吵啦！」

阿美霞和扁頭仔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指著對方：「跟他/她是夫妻？我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吧！」

小林開懷的哈哈大笑。

一滴雨水探路先鋒般的鑽進池塘裡，接著如同仙女在天空灑下一波波的輕柔細水，若有似無的拍打下來，又是一個陰雨霏霏的天氣。